



## 花海

■郑茂琦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经费。这个故事之所以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公私分明的精神品质。土地革命时期，正是因为红军中有许多像刘启耀这样的干部，才赢得了苏区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身后，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

诗人李瑛曾把诗歌比作“红花”，说：“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作家高满航在《百花坡》中也写到“花草竟长”。烈士的坟冢虽然隐在了花海里，但莫说英雄已经倒下，花海中每一朵花都映照出他伟岸的身影。

如果把讲故事理解为对往事的叙说，那么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故事的宝库、花的海洋。尤其是那些对现实具有启示意义的往事，无疑都是绝好的故事。故事之光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还有未来。

版面插图：李 振  
版式设计：梁 晨

# 腰缠万贯的“乞讨者”

■刘 伟

## 他山之石

精彩故事 共同分享

1933年冬天，江西苏区竟然下雪了。那雪纷纷扬扬地洒在田间，白花花一片，捡起来用手一撮，像刚从石臼里舂出来的米粒子。雪挂到树上，结成一块一块，拍拍树干，掉下来接在碗里，像很久没见过的海盐一样纯净。从这一年开始，苏区军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敌人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加紧了经济封锁，企图使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

比下雪更不平常的是另外一件事。12月的一天，兴国县街市上开始流传一个消息，龙口乡睦埠村的那个小长工刘启耀当选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尽管眼下的日子难挨，但他往后的故事让更多人相信，新兴的红色政权是为政清廉的好政府，穷人再也不会受欺侮。

刘启耀走马上任头一桩事，就是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厉行节约”。他发布文件，严格规定所属各级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节俭”。他领导制订的《节省公约》，要求大家：每天节省一个铜片（板），不进馆子、不吃零食，或绝不吃烟、吃酒、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费……

刘启耀向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别人不做的，首先自己带头不做；希望别人要做的，首先自己带头做到。他起草文件的胶纸、毛边纸，至少要写三道，一道铅笔，二道红笔，三道墨笔。纸珍如金，惜物成癖，从不浪费一寸可写的纸张。

就因为他逢会必讲“十二分的节俭”，久而久之人们给他取了个雅号“十二分节俭主席”。他听过之后也不生气，呵呵笑笑：“你们晓得要十二分节俭就好！革命需要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面对日益严酷的斗争形势，刘启耀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从现在做起，每月自带伙食，不要公家津贴，一直坚持到反“围剿”最后胜利为止。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党员干部纷纷表态，决心跟省主席一样做到。从此，刘启耀坚持每隔两个月回兴国老家挑米回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其妻不解，嗔怨道：“当了省主席，连饭都赚不到一口，真没出息。”他解释说：“共产党的官，再大职务也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后来战事越紧，工作越忙，刘启耀无暇回家背米。妻子就挑两布袋的米，步行山路从兴国老家赶到宁都省政府驻地送粮。到今天还广为流传这样一首革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1934年10月，刘启耀上任主席不到1年，他肩上接过了更重的担子。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突围长征后，敌人乘势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红军游击武装3000余人在江西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带领下，开展游击斗争。11月，北路国民党4个师侵占宁都县城后，曾山、刘启耀、李赐凡等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山区与敌周旋，几次被围，损失惨重。12月底，曾山在宁都县小布树墩村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从宁都突围。刘启耀所率一路在突围中遭遇敌人围追堵截，被困于宁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在孤立无援，天寒地冻，缺医少药的逆境中，频繁阻击数十倍于己之敌，终因敌众我寡、弹竭粮尽而被冲散打垮，伤亡惨重。许多游击战士骨露荒野，血染山巅。

战斗中，刘启耀身负重伤，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生死关头，刘启耀的庚儿当机立断撕下贴身内衣替刘启耀包扎好伤口，解下他的武装带，拿过他的手枪，穿上他的外衣，将刘启耀推入死尸堆中，自己冲向山顶翻过山岭吸引敌人离开阵地，结果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敌人占领了游击队的最后阵地，便从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中寻找指挥官。他们认定最后那位倒毙的手持驳壳枪英勇抵抗的是“大官”；进而又从手枪、怀表及党证上的姓名，推断此人便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

并找来随军记者拍照，上报请赏。于是，国民党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吹嘘“击毙伪江西省主席刘启耀”，乃至我党组织一时也难辨真假。

当晚，刘启耀苏醒过来，从死尸堆中爬起，目睹尸首狼藉、血水横流的惨状，欲哭无泪。他强忍悲痛，爬往一处隐蔽山洞，找出事先埋藏的党交给给他保管的13根金条和一批首饰银元，用布包好系在腰间，然后自寻草药医治身上的伤口，找野菜充饥，在山洞里过着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辗转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流浪乞讨，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一边联络失散同志。经过两年多的苦苦探寻，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还联络上200多名失散的党员，并把党的活动经费“完璧归赵”交由毛泽覃之妻贺怡转交给党组织，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大批战友。

自1934年离家后，刘启耀一直未能与家人见面，也不知家里妻儿老小是死是活。经多方打听，得知其母亲不堪受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迫害自缢而亡。妻子受尽国民党联保的酷刑，落下残疾，生活无依靠，只能沿村乞讨度日。长女刘文香4岁时就送到枫溪陈家做童养媳；儿子刘长涌14岁被迫当当船夫，终日漂泊在兴国至赣州的江河上；胞弟刘启珉参加红军长征因负伤回到兴国，被反动派折磨致死。刘启耀一家只剩下致残的妻子与撑船的儿媳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听到这些情况后，刘启耀心如刀绞，但为了革命，他强忍悲痛，继续隐姓埋名，流浪他乡，默默为党工作。

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刘启耀积劳成疾。1946年1月，刘启耀病情突然恶化，吐血不止，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少时日，弥留之际他让人抬他到“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厅堂躺下。第二天，刘启耀便离开了人世，身上还穿着平日那件破烂长衫和补丁连片的单裤。同乡会的同志把他安葬在马驹洲一个山丘上，没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

（原载2021年8月13日《学习时报》，本报略作改写）

##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 身披彩虹

■李亚军

在航空管制室内，看着一架架战机加力、爬升，毛兵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驾机翱翔蓝天时帅气的样子。

毛兵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每逢沙尘暴天气出行，他都要戴上防风镜，让毛兵也戴着。毛兵看书学习时，父亲也总要提醒他注意保护好眼睛。毛兵16岁生日时，父亲与他郑重地谈了一次话。那天，一向很晚才回家的父亲，早早回来陪他过生日。吹完生日蜡烛，父亲问他许了什么愿望？一时间，毛兵有些茫然。父亲告诉他，男子汉应该身披彩虹守河山。

事实上，高中毕业后，毛兵就参加了招飞体检，一路过关，考上了空军某航空大学，成为一名飞行学员。在航空大学，不是所有的飞行学员，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季。次年夏天，毛兵因技术原因停飞了。不久后，他来到空军某后勤学院参加新岗位任职培训。

毛兵盯着消失在云层的战机出了神，旁边的战友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开玩笑地问他：“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飞行员吗？”

“嗯，也许吧。”

“当不了飞行员，你父亲会不会很失望？”战友好奇地紧跟了一句。

“蓝天，我从没有离开，只是换了种方式在接近他，拥抱他！”毛兵想了一会儿，才吐出来这句话。

飞行保障任务结束后，毛兵走出航空管制室，天边出现一抹彩虹，横在办公楼前由巨大底座高高托举的那架威武战机上。他终于鼓足勇气，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他16岁生日时许下的愿望。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父亲驾驶的飞机，在空中发生了险情。最终在空地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他才有了惊无险，平安降落。

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面，在父子二人眼中，对方都身披彩虹，守卫着祖国的河山。

## 老班长

■侯强先

我的班长是苏宁。哪个苏宁？就是那个英雄模范苏宁。

1969年12月，我从山东参军，来到了驻防哈尔滨的某部炮兵团，和苏宁成了同一个班的战友。苏宁是这年2月入伍的，比我早参军10个月。当时，16岁的苏宁已经是班里的标兵，负责带我这个17岁的新兵。虽然他比我还小一岁，但在训练生活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入伍后不久，部队从市区转移到山里去了，我们驻在一个小山村里。

春天，山上的雪融化了，草芽也生长了出来。一天上午，我和苏宁及房东家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起上山打柴。

中午时分，在附近吃草的牛群突然四处狂奔，只听男孩高喊：“快跑快跑！老牛踩到马蜂窝了！”抬头一看，嘿！密密麻麻的蜂群席卷着几头牛，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快速飞来。我们已躲不及了，面临着被马蜂蜇伤的危险。苏宁反应极快，他见前面有个小山洞，就迅速把男孩和我推到山洞下，他却趴在后面，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时，蜂群已盘旋到我们上方，“嗡嗡嗡”像过飞机一般。

苏宁轻声说道：“千万别动！”我们就这样抱头趴着，直到看不见蜂群的嗡嗡，苏宁才把我们拉了起来。

回来后，听房东说，这是东北大马蜂，毒性很厉害，能蜇死人。

还有一年冬天，部队在五常县的乡下进行军事训练。我们白天练习火炮操作，晚上要站岗放哨。两个人一班，每人一小时。当时我和苏宁是一个班次，在我前面上哨。那天我感冒发烧，不能坚持站岗了，苏宁悄悄地替我站岗一个小时。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连着站哨两个小时，浑身都冻透了。苏宁下哨回到班里，我才猛然醒来。看着他的眉毛睫毛全都结满白霜，鼻子也冻红了，我很心疼，也很内疚。苏宁示意我不要说话，让我好好睡觉。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我和苏宁在连队相处的那几年时间里，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也常在晚饭后散步谈心。我在部队的整个历程，每一次进步，都与苏宁老班长最初的帮助、鼓励和影响分不开。

今年年初，我去了哈尔滨，回到了老营房。我参观了苏宁纪念馆，当我在照片上看着熟悉亲切的苏宁，聆听着苏宁动人的事迹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立刻泪流满面。苏宁，我的老班长！

（赵奎忠整理）

##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百花坡顶有座坟冢。葬的是一个叫乌力吉的连长。百花坡上第一季的花儿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乌力吉连长已经埋在了那里。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百花坡还没有名字。在光荣镇人的记忆里，那儿就是一面满是巨石和沙砾的荒坡，没有土，也存不住水，只有几棵顽强的树栽在坡上。

那是在解放军进驻光荣镇的第二年。一夜大雨过后，荒坡被泥石流卷走一半。坡上的巨石被冲到了镇子里，不光把街上的房子撞出大洞，还砸死不少围栏里的牲畜。

乌力吉连长带着连队参加了救灾。他们把巨石砸小装进筐子，背回到坡上，扎下木桩，就像给它们标定了方位，“命令”它们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许“擅自离开”。又从盘龙沟里运来土壤填在荒坡上，把凹凸不平的山坡填平，远看去就像是土壤肥沃的田地。

战友们看着各归其位的街道和荒坡，长长地舒了口气。唯独连长乌力吉站在坡底忧愁地说：“再下雨，还得再滑坡！”他爬到坡顶，然后风驰电掣地冲下来，一边冲一边喊：“看看看，这力量大得很，石头冲下来根本就挡不住！”

于是借鉴种树治沙的经验，连队从更深的山里挖来健壮的树苗埋进荒坡。大家欣喜地等待着荒坡接纳小树苗，长出一片遮天蔽日的树林来，但也不知是树苗水土不服还是坡上的土壤肥力不够，那些树苗没有几天就都病恹恹的，眼看就活不成了。没办法，他们只好把那些树苗又移植到了坡下。也真是神奇，没几天，那些树苗就叶子泛绿，欢欢喜喜地活了过来。

乌力吉盯着荒坡看了半天，恍然大悟地惊叫起来：“我明白了！”

战士问：“明白什么？”

“厚土种树，薄土栽花。”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地说，“我们搞错了，不应该种树，要栽花。”他趴在地上，兴奋得就像个得了奖状的孩子。

乌力吉给内蒙古的家里写了封信。他在信里写下了他能想起来的老家乡草原上花儿的名字——格桑花、金露梅、狼毒花、高山杜鹃、马兰花、柳兰花、山丹花、金莲花、康定花、花苜蓿……

战士们没见过乌力吉信里罗列的那么多花。不过，他们想象得到，当

# 百花坡

■高满航

那些种子都在荒坡上破土萌芽、灿烂盛开的时候，那一面贫瘠赤裸的荒山会像披上了色彩斑斓的毯子一样好看。

有战士担心：“草原的花种子在这荒坡上能活吗？”

乌力吉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草原上的人活得了，花也没问题，肯定活得了。”他的回答让战士们很信服，因为他曾四次遇险，竟一次次化险为夷。

信邮走后，大家就开始焦急地等着花种子的到来。

大家就像研究行军打仗一样推测着那封信的命运，该到了内蒙古吧，乌力吉的家里人该已经收到吧，该已经备齐了花种子吧，该已经通过邮递投递了吧，里面或许还多了几种乌力吉没有提到的花种子吧……那个周日的上午，他们又说：邮差该要到光荣镇了！

他们果真在十字街等到了邮差。却没有在邮差的邮袋里看到来自内蒙古的回信。大家短暂的失望之后，又坐在了地图前，就像经历了一次战争的小挫败之后重新排兵布阵。

他们心急如焚，却迟迟等不到内蒙古的花种子。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就过去了两个多月。

那天中午，一个战友火急火燎跑进了宿舍，大家都坐了起来，以为从内蒙



古来信了。万没想听到的却是一个噩耗：乌力吉牺牲了。

巧的是，下午邮差突然在营门外大喊着乌力吉的名字，说：“快来取信，内蒙古来信了！”这个热心肠的邮差知道乌力吉正盼着这封信。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喊声给乌力吉送去欢乐，却没想到喊出了战友们又一波的悲伤。

最先出来的是一个小伙。邮差对着他喊：“乌力吉的信！”又问：“他人呢？”

小伙欲答，却无言。

邮差又朝他身后的战友们喊：“乌力吉的信，快叫他来取信！”

一个战友说：“给我吧，我转交给乌力吉连长！”

邮差却不依：“不行，你叫他出来，我要亲手交给他。”

“乌力吉连长走了！”

“去哪里？”

“牺牲了！”

邮差愣在那里，扬在手里的鼓鼓囊囊的信封沉甸甸坠到地上后摔破了，一粒粒的种子像受到惊吓的蚂蚁一样四下里奔窜。大家围上来，一粒一粒地捡起来。

大家传看了那封来自内蒙古的信。信是乌力吉的姐姐写的。

姐姐在信里说，她早早就开始去草原上采摘花的种子，但时节尚早，花儿

都没有开败，种子太嫩，怕发不出芽来，她就从夏末等到了秋初，想着除了信里罗列的花种之外，还有藜芦花、鸽子花、红门兰花、兰盆花……她像寻找金矿一样几乎采遍了草原上所有花的种子。她说，草原上的花和草原上的人一样顽强，在哪里都活得很壮实。姐姐还说，她走在草原上，就想起了和乌力吉一起捡拾马粪的日子，那时候真是苦呀，他们没有爹没有娘，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苦难，眼看着就活不下去了，幸亏等来了解放军，才真正过上了好日子。也就是在那时候，牧奴乌力吉走进了解放军的队伍。姐姐在信里一再叮嘱乌力吉说，家里一切都好，分了牧场，分了牛羊，小外甥已经上学，说将来长大了要像舅舅一样当解放军。

大家把乌力吉的遗物埋葬在坡顶，然后把花种子一粒粒种在坟冢的周围。

他们都把乌力吉的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姐姐。他们不能对姐姐的来信置之不理，也不能让姐姐承受失去亲弟弟的锥心疼痛。他们以乌力吉的口吻写下了他们眼里的乌力吉，写他的善良、勇敢、顽强和质朴，讲他和战友的故事……他们在信中说：“我从马上摔下，右手不便，特劳战友代笔。”他们倒也不考虑马背上长大的乌力吉何以会从马

背上摔下，只沉浸在对乌力吉的思念里。他们有时互相补充，有时忍不住欢笑，但笑着笑着，泪水就像大雨夜里的屋檐水连成了线。他们都觉得亏欠了姐姐一个弟弟。

他们尽最大努力在姐姐的世界里留住了乌力吉。

春天，那些属于草原的花种子顶开砂土吐出芽来，密密实实绿了一面坡。谷雨过后，就有花儿陆续绽开。有红的，紫的，粉的，也有一半紫一半粉的。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和蜻蜓飞来了，在这里酿出盎然蓬勃的生机。就像乌力吉说的，草原上的花都能活。也像姐姐说的，草原上的花都活得壮实。

战士们总在想，连长若在该有多好。他一定会像回到了家乡一样心满意足。

夏天，雨水丰沛，有更多的花儿迎着热烈的阳光绽放，它们的颜色也更加多样，再多彩的蜂蝶落在上面都失了颜色。到了秋天，许多花儿虽然凋谢了，却仍然追赶着太阳，鼓足了劲生长枝干，到了第二年，便蓬蓬勃勃发散成一个大团。雨水被花的根部收住，再也冲不走荒坡上的一石一木。

一年又一年，战友们每次去百花坡时都专门带上一抔土，是对乌力吉的祭奠，也是对百花坡的呵护。慢慢地，砂石的山坡便积起厚厚的土层，花儿也更加茁壮。战友们休假归队时，都会自发地带上各自家乡的花种子，撒在百花坡上，与百花为伴，也与乌力吉连长为伴。那些花的花期各不相同，有的是春季，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也有的竟然是在冬季。于是，百花坡上一年四季都色彩缤纷。

那年清明，战士们相约到百花坡祭奠乌力吉。只见坡顶花草竟长，蜂蝶相逐，仔细寻时，烈士的坟冢不知何时早已隐在了花海里。



长征

第5251期

